

记录一次自杀未遂*

re-xyr

2021-03-04

我在 85 个小时前吞下了 4g 咖啡因等量的咖啡因片 (20 片 * 200mg/片)。

咖啡因的致死量大概是 150mg/kg。我的体重是 50kg, 所以致死量是 7.5g。这样看来, 我应该庆幸我的手还比较小, 抓起一把药片还抓不到绝对的致死量。

03/01 22:00

87 个小时前。我并没有按时吃晚饭的习惯, 因此到家了才开始寻找能作为晚饭的食物。最后我煮了一些肉片和米饭一起吃。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0118093151/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8t4y1g7y4> 世界/2021/03/04/suicide/

23:00

我随口提了一句：「今天食堂里有几个初中同学看我的眼神有点怪。」

父亲一下子就爆发了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讨厌我现在的长相，多讨厌我留长的头发，多讨厌我的认同。我试图回房间，他追了过来，掰着门不让我关上。他强迫我和他聊一聊，也就是听他训斥我。

他说我奇怪而不合群。他说我这样是把自己的名誉（父亲，您其实想说是您的名誉吧？）和人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。他说我都发觉出来别人觉得我奇怪了，却还没有变卦，他没法理解而且对我很愤怒。他觉得我永远不能让别人觉得奇怪。

他几年之前是个抑郁症患者。他这么快就把他所承受的痛苦也全忘光了，像个正常人一样来训斥我了。

他让我好好想想，仿佛他已经大彻大悟，只有

我还云里雾里。他说我给别人带来了麻烦，我在哪里别人都会感到尴尬，大概事实上是说他自己感到尴尬吧。我问他哪里带来麻烦了，他说班主任找过他。几次？一次。一次就没了，不正说明这只是象征性的提醒吗？他觉得不是，他觉得是别人，所有善良的别人把我的压力抗在了他们的肩头上，而我是一个自私的小人，毫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。

他又说我被网上的朋友利用了，我这种特殊的人就是容易被利用，其言之凿凿，几乎可以肯定是试出了我的 IM 或者社交账号的密码。我想起来他之前经常提起的他「尊重我」「像对待一个朋友一样对待我」。

他的眼睛是那么愤怒，嘴也在抽搐，我想后退但是身体已经僵住动不了了。

他或许是累了，轻飘飘地说一句「今天就到这里吧」，转身回去他的房间睡觉了。

我给他的唯一一句回应居然还是「谢谢你的关

心」。

一个月前

我和他去了 IKEA。逛到一半我随口提起某个性别话题，他就开始骂我了，骂我永远想着没有用的东西，不关注学习，分数糟糕再糟糕，就好像他能怎么样强迫我不去想这种问题一样。事实上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他也来帮我解决我的问题。他当然不愿意。

他骂了我半个小时左右，我哭的时候想找躲起来的地方也找不到，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（父亲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也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啊...）。最后他匆匆走回车上，我不得不跟着；他还说着「都是为我好」。

亲爱的父亲，你看到这里，肯定会说，那不是骂我，而是和我沟通，想要劝说我，什么时候回头都不晚，是吗？...

那么愤怒，那么 dominating 的劝说...

那是我受到的许多次 transphobic reaction 的其中一次。自那之后我放弃了和他沟通我的性别问题。但是我没想到这样他仍然能找机会斥责我或者说是压垮我。

03/02 00:00

门哐当一声关上，我瘫在床上平静了一会。怎么可能平静呢。

我控制不住地抽泣，然后大哭，然后抽泣，然后大哭，然后狂笑。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瓶咖啡因片，于是倒出来了一把一口吞了下去。那是 3g。

我在图书馆群里说，我吃了 3g 咖啡因。

我还在笑，我又捡起来几片咽下去。现在是

4g 了。

01:00

我几乎把晚饭都吐出来了，午饭没完全消化的那部分或许也是。我大概还吐了一些血。父亲还以为是我吃的肉过期了吃坏了肚子，匆匆把我又赶回去睡觉了。

02:00

父亲突然推开门，他说「千里冰封和我说了你吃了 3g 咖啡因，和我去医院吧」。

我不急不慢地起了床，穿了衣服，虽然眼前已经开始天旋地转了。在电梯里，我和他说：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杀吗？」

他说不知道。我说「我讨厌你对我的那些狗屎斥责。」

然后我就钻到车里蜷缩了起来。

03:00

在车上或许我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，不过最后总算是到了市立医院的急诊。医生说没有处理过这种状况，让我自己代谢。去了附近的另一家医院得到了同样的答复。家长想把我送回家，是自生自灭的意思吧。

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喊了几声，让他们送我回了医院。医生说可以先测指标。心跳高到了 150 bpm，而血钾出奇地低。我被送到了抢救室，挂上了血钾补充液（似乎还有止吐的药，如何防止对胃进一步损伤的药，等等）。几个电极也粘到了我身上，连到了一台生命体征监护仪。

04:00

胃部仍然令人难以忍受。我提出要用我的手机，答复是被家长带回家了。阵阵的难受，加上我无法

分心到别的事情上。这也是虐待我的方式之一吗。

血钾补充液还有口服的形式，既酸又咸。喝了数次都被我呕吐出来了，只好暂时被搁置；我安慰自己「好歹能吸收进去一小点」。

我只能百无聊赖而又痛苦地等着时间过去。值班医生换了一个，是一名中年女性。她指着我问：「女孩子？」护士说「男孩子。」我无力回应，看着他们聊天。医生又说：「男孩子要有点阳刚之气，头发短点好。」我尽力笑了一下，说「至少等我好转了再说吧。」医生笑笑走开了。

09:00

家长也不愿意把我的手机交给我，美其名曰「让我体验体验无聊的感觉」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偷偷翻里面的信息吗。

胃部的不适有所减轻，但是四肢的酸痛又剧烈起来了；我想到了横纹肌溶解。恰巧尿意上来（是个

好信号)，我无力地下了病床去了厕所，远得仿佛走了一个世纪。尿液颜色正常，我安全了。

回到床上，酸痛依然难以忍受（那段时间的呜咽我自己都听不下去...）。母亲还不忘劝说我要「考虑他们的感受」要「合群」不要「把那种样子展现给别人看」。每次提起我都说「等之后再说吧。」但是我根本不想再和他们说了。

14:00

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。醒来之后感觉酸痛消退了许多，但是仍然有很严重的麻痒感，没有力气也没有对掐痛的感知。

父亲终于来了医院（之前是母亲）。他看到我什么都没说，除了一句「好了之后，该改一改你的生活方式了。」

与此同时，消化系统的不适又加重了，随时感觉想要呕吐。尝试着吃了一点白粥，此时我已经饿到

前胸贴后背；但是感觉吃下去的都浮在食管里。
最终我没吐出来。

16:00

能试着正常走路了，虽然每一步都会引发胃里剧痛。平躺心率恢复到了 110 bpm，坐起来又会加速到 140 bpm。

18:00

最后一项检测报告出来了，肝功能、肾功能和心肌没有受损。我可以出院了，虽然是顶着 130 bpm 的心率。

19:00

晕着车到家了。试着吃了一点鸡蛋羹和米粥。

22:00

家里人想收走我的电子设备，争论了半天最后同意只在睡前收。好处是，这样或许可以帮助我的睡眠变得规律吧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密码改掉了，他们还是死不承认偷看了我的信息。吃了一粒安眠药，嘴里泛起了苦味。晚安。

03/03 08:00

感觉恢复了许多，只剩下消化问题和头晕了。父亲对我的态度似乎变好了一点，虽然可能只是暂时的；至少可以让我放松一小会了吧...